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九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蠻（音陳）蜳（音惇）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天性滅）

【通義】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碧玉晉元帝托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亦史所明載不可謂之無者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參芸瓜大杖則走皆爲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外物之不可必也世事無中生有猶物情相感而生此天機也人持兩端之

見而不能脫然自省者必懷憂不能自安心中如焚月比良心火比私欲

[illegible]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俗認以爲真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邪蓋漢武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爲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有足以捕國家興教化故也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爲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枉殺即陰陽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爲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火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槐色正黃喻性中和木之爲物絞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之者物爲之累

而氣動於中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沖和日損
客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雨陷謂外而
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外乎憂患心
惶迫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
脫處慰暋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暋於
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
戰生火內攻沖和焚燼而患生焉夫陰陽之
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
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
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
也火之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爲也天
道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爲好盛其盛也易衰
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
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
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
道而遭困阨者乃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
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
勝之猶月之形不勝火而明實勝之矣吁忠

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僨然而道盡僨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土誤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

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通義 此後世傳聞其事而擬爲之若有不足於莊子之性貸者且不能知監河侯之平昔非定其交而後求之道也其曰忿然作色尤非莊周之常其爲攛附無疑也讀者詳之

義海 監河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鯽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畧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爲百谷王張君房較本遊下加說字去聲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上畫耳說頗簡明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失道於身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音權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

【[illegible]】此承上節雖求而無必得之意自不忿雖得而無專利之心故不驕莊子與竺河侯二子之病胥見之矣

【[illegible]】大鉤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爲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淛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鮒魚下忽然作色四字誤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爲優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爲接其鬢壓其顪音冢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通釋】詩禮孔氏趨庭之訓也以爲起家下文全不相關況藉誦習以取富貴非所謂儒也亦非周時之事也以爲發冢謂盜死者之珠正竊聖人緒餘以自多者比也下文陵陂口中珠與冢字相應大儒首倡者也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其誦詩之意以含珠者爲非盜珠者爲是謂接其鬢以下大儒語

【[illegible]】儒之言也無傷珠者戒之無叛古訓也

【[illegible]】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與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爲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秘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柰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跡以爲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

何

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書以誤世可謂爲所不當爲用所不當用也南華闢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勞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曾號多儒及覈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爲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爲詩禮所當爲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葬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綱舉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illegible]】修上趨下上長下短也末僂後耳身恭而不露耳也躬矜言矜馳之態指上末僂容知動容不見朴實指上視營四海猶今言眉毛會說話也抑固窶邪言果無術而爲此自窮之道邪亦忘其簡畧之性是以弗及邪凡以惠及人必以得人之歡爲自足是中民可

愧之行知進而不知退不過相推引以虛譽相結納以隱秘之計而已終不若毀譽之兩忘其機惟在忘譽譽忘則毀忘矣反此而營心於毀譽者動必從邪是以動無不傷也聖人躊躇應感不得已而後起事有成功奈何終身擔負矜馳之勞而不悔也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絕塵眼未易道此與關吏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召患故令去之驁一作驁爲優言不忍一時之患爲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騖而不止也抑固窮窶輕於用世邪或無謀而慮弗及此邪何歡於爲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邪蓋譏夫子遑遑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騖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

奚淵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爲邪也是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柰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爲堯而隱爲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爲以要譽者耳非實取之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通義 此章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是正論有用必自苦去所長則無不善矣末言嬰兒能

言甚言習之不可不慎言外見忠臣義士不恤其身而惟以啓迪其君上爲任不欲輕廢於小人而甘死於知己所謂盡其才而不吝也其能其不能皆天也患非有心之可避能非有心之可逞也去小知去一事之知則心體虛明而全體天光不爲物蔽是以大知明無不照也

[illegible]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神使河泊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陽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十殺龜而吉明兆不爲己私雖不利於己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刳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至知至神矣又何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

龜業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鶉鷃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己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己善而天下之善歸之知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

答而不審欲直盡告

自適

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畱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鼽。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

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抱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嫩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戶楷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亦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

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惠子問意在言莊子答意在無用故即地之見用於人者尺寸其爲廣大者無窮其廣大者尚可謂人人尺寸而用之而其深厚者之爲用斷然人不見之矣然非深厚則不能廣大非深厚則不能載萬物是無用之爲用不可一息一方之缺焉者言外見吾言之意包含博厚在世事中若不屑屑於用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者非此意無以立極固非徒以言也惠子不能窮詰以盡其蘊故莊子復申言反覆而數得意忘言者之不易得也游者超然無方之名能游者逍遙物外無物不資所謂至人游於世而不僻心有天游也不能游者甘焚溺以隨流俗塞竇隘室百骸相使有用無用可知矣流遁之志至相戮言

小人求用得志於一時世變而無據矣不嘗行行無所住也彼教於我而承其意順人也不輕信從亦不棄忽不失已也惟五官通明是非不昧不同尊古卑今之流壅哽於道行則重足而生害也今有知者莫不恃此氣息之往來設有呼吸不繼必至於死非天之罪乃我之不善養耳天之息貫串於有知之形體日夜無隙而人顧以一藝自用塞其不窮之竅失身內之重閱心中之天游猶室窄而婦姑不相容正眼耳鼻舌身意交相擾攘豈天之罪哉觀今之愛山林者亦其精神不勝役役之勞是以見虛壙而喜山林有用無用乎勞神者有用無用乎大抵德以好名而失名以自暴而損誠急語也猶躁人之辭多謀必多言爭起於智柴者呆蠢不動之象此象生於有所持守不變者職守之事不過取決於一事之宜而已此皆世謂之有用果有用乎至若春雨生物銚耨芟鋤各率其職不見

成毀得喪之異謂之有用乎無用乎靜然三
向然字是默字之根牧心變質之方然亦不
能無意是以有勞而非佚者之所問神不問
聖聖不問賢賢不問學學不問衆道不同不
相爲謀用不同也善毀善君喪孝也毀而至
於死慕其得爵也逃怒清也竣於水蹄於河
慕得吊之名也效跡之弊如此謂之有用可
乎故求魚兔者用筌蹄而忘筌蹄聽言者不
得其發言之意而謂其
言爲無用也不亦謬哉

游者逍遙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已之
大用惟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遊不
能游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遁者
多否則又爲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
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穽至於負石自沉抱木
燔死者有之何異乎逍遙游哉故皆非至知
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
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

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爲天下貴悖道則無以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遏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視今猶古豈貴耳賤目妄有尊卑分別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孰不爲波蕩之人心忘古今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已以衆心爲心而我心得矣是故反今成古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爲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異合堂同席於漆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游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於知徹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關竅哽塞物欲騰踐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

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所作爲以壅閼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實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氣皆其所倚以爲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閼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有重閼以含畜精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適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六鑿攘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覩虛敞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在我真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

大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興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之病在柴柴音恣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illegible]事則務在衆宜衆宜謂前六者皆徹而無私則其視聽臭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農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而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秘旨學者宜深思之顫同膻跈同跟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人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跂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

相訾不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
駁同駁德充符惡駁天下崔本作駁演門善
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逆
踣河是皆認迹以爲真併已之真失之而無
異指筌蹄而求魚兎何惑之甚邪故南華
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

楮氏總論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
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
者出乎我求則得之而世多務外求求而
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
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
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
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無非物
必之者失唯憒然無爲開與道合斯可逃
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申敷魚之喻則惠
物在及時任公垂鉤而鄒小說之非則明
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
其物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冒禁

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非譽兩忘世患自息即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王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閒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辭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

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礪世典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

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

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疏】寓重卮三言大意起信歸於忘言而止自訓已明茲復淺近爲之說寓言者如逐臣思君托於棄婦或托於異類如邶之谷風周之鴟鴞本籍少知大公調之類是也重言者引先哲緒言爲重以申己意猶孔子法語之言本籍羲黃孔顏之事是也卮言者投所好以破其固蔽然後盡所規以要於中正如相狗馬說劍之類是也借重先輩本以德信於人設使齒雖先而性昏昧徒以年爲長者不足爲先輩也無人道者不能成己成物以盡

父師之德者不言則齊謂不形諸言則事物各安其所理無不齊今三言出於不得已然已有言與理之本齊者不能爲一故道貴無言苟其所言皆指無言之體則言不言無所異矣蓋天下之物其異同各有所本不可以我而是非之也是以卮言順物不起乖戾以傷其天機之微不然何可以久於道而成其成物之志哉末又原萬物並育無始無終亦莫知其故乃天運之自然均平者正天機微渺而不容測者雖欲言之惡得而言之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必即天運以明之也

寓重十居九七之論爲優則出胷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愛民亦切矣卮言解者不一夫卮之貯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非卮所能量遽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卮不

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辯哉父不爲子爆一語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爲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已言經緯論其才言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巵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又隨掃其迹云凡天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爲一齊語言爲無與有祖與妙異理惡得而齊惟超有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此又明夫未嘗言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可有然出於罔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巵言所以能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

過也本經末篇自敘有云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讁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讁也夫以言免瑕讁猶未若忘言而無瑕讁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辯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遣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不息 良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齏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通義】此承上章無言之指以見其尊信孔子者今是而昨非日新之覺也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周旋於覺性而不離蓋敘論語吾士有五不知而作等章而爲此品題也謝之言脫化其志與知而無事於勤服也未嘗言其謝孔子云者猶曰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夫受才以下雖若泛論正指孔子之所謝者才性之所具大本萬物之所同出猶曰根本復

以生謂形生神發之後不爲物欲牽引復其天賦之靈覺而居於世出聲爲鳴成文爲言聲協天地之和言爲人物之表應感不謬此但可以服人之口豈能使人心服不敢對立以定天下不易之理乎言外見孔子無言而服人心舉世莫敢並天下不易之道於孔子而定也已乎已乎者不敢望也猶顏子歎夫子超軼絕塵而回倘若乎後之意蓋逆也迎而立也

義海 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爲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請原其由患在於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爲真是故璩父子亦有五十九之歎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爲律身爲度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己之好惡爲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蓋從無隱范先生默何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不得及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通義 充養而樂無匱乏之憂無親之悲無承歡之樂是曰再化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爲善有累大道之罪也可謂無所縣其罪者謂其豈可以無所係累許之乎疑而問之也孔子言既見祿見親不可謂無累矣若無係累者知親死之還大化哀亦忘矣況祿之厚薄又何足以勵心

義海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祿之外挺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心樂三千

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思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爲重仕祿爲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通義】野從通在應感上見尚未歸根物來鬼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天成不知死生則合內外大妙則忘內外矣此猶列子之九淵必入其室者言之而後能真切茲惟以意畧爲之通以俟深造者取焉野質朴從順世通彼此不凝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

精神生意依依日親所謂厥修乃來也鬼入者恍惚不可爲象來者入於其中而不出所謂存神也天成天然成就無造作也鬼入尚有形神之分天成則渾然無內外之可見不知死生形神俱忘心如太虛也大妙者體天地萬物無內無外不容思不容言也生有爲以下皆言大妙之意疑而不決之辭以見不能思議也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間有脫悞畧爲強解九年之序隨資稟以爲久速非定律也生有爲死言即物而觀生矣而有爲死者風雨霜露糟粕煨燼無非至教天之示教甚公無物不死也死果有自乎即生之本於陽動陽非有我之物也適聚而爲有豈真有所自乎雖如此言果能盡其蘊乎今觀氣之在太虛何所適何所不適稽諸天則有律數考諸地則有人跡以爲據人之可知者此耳然其不測無端者不可盡也吾於何而求之終始不可知似無命也而又

有命也甄盈益謙變盈流謙禍盈福謙相應不爽有鬼神矣而或有未盡然者又若無鬼神者此道之所以爲大妙而我之所得者如此命言稟受之初鬼言人爲之應命常也鬼變也

義序 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見理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極數造微神化莫測矣能以無爲爲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爲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已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

由是知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邪天有歷數可推不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育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死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謀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所以謂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已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影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通義 此承上章生死出於陽氣而不測故復寓言以明之搜搜若隱若顯之狀指罔兩也奚稍問者本無問何忽然畧問及此也予雖有而不自知意者其猶蜩甲蟬蛻乎蜩蟬比形甲蛻比影而甲蛻有質影則可見而不可執故曰似之而非也屯而爲有代而爲無此影之待於明暗而又待於形者形之生待於造化而其動靜亦待造化而然也形影不相

離皆不能自有強陽者健而無息之稱萬物者雖曰待之而有無而亦適然不可知又何問哉

義海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問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冥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正明此義所

[illegible]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有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聞和則獨化之理則罔兩之疑釋矣強陽謂人稟造化之氣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聚則有其散則零真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況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

不可教

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通義 往也自賢故人敬之睢盱矜衒之貌聞教而歸人忘之以其知不足故樂與同居也

義海 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邪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爲不可教子居聞告蹵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絕句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

者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illegible]
亂羣入鳥不亂行者以此王[illegible]

褚氏總論是篇以寓言難題南華老仙流水不濕脚之意自後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邪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覬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爲親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遊一年而野至於

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卮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藥之天闕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意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爲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粗迹爲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言者

不無精粗之分抑揚之異或可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

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攖之則右手廢。右手攖之則左手廢。然而攖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攖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攖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

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illegible]】此歷舉先哲內重外輕之德業而各斷其情曰不以天下害生曰不以易生曰尊生曰不以傷生曰養生皆所以申愛生之旨也故末結以生豈隨珠之重哉其間魯君幣闔使者聽詒而還審世俗之見也以其居陋閭衣苴布事飯牛疑不足以應君聘也

【義海】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倫育萬物贊天地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

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胷中所存詎可量邪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太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肯受況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悖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爲此所以異乎俗也太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民則能愛己恐害己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者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

害是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察闔之心真惡富貴者超出世俗所見萬萬矣惜乎不瀝忱以辭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斷淳德使者既造其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審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於闔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得與君之共理大業以濟昇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爲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所可窺測邪所以之所以爲即語云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冗隋侯之重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不韋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蓋有好道誤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通義】令官遺粟傲也傲則狎虎之德也因人言而遺我粟因人言而罪我淺言之以答妻之疑也即其以得佚爲歸宜不足以知列子之所存也末句非莊文非列意計效也

【義海】子陽相鄭秉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爲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因人言而罪我邪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覩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揣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爲此哉夫至人之所爲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眞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

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各得其分）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言外見有數者失國者）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反國有命也）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說誤）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通義 君而失國不君可想矣其得反國幸也以反國而賞從行尚嬖之基終非知過進德之志故說辭而不受即其三辭之言則昭王君道可知此真良士也真君子也安於其分不易業趍榮君子又何學焉

義海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

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呼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爲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果國臣不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

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音作

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通義 此章三引見孔門發學者自得於良當天祿不外慕也子貢之達適足以爲鄙耳遠遷愧色良心未泯道義猶存也

義海 原憲安貧弦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壅零之時帝者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輿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噲胼胝枔絕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微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作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爲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者深淺若子貢之游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爲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宋安分者天下皆然

志未絕

通義 上章言素貧賤之自得此言素富貴者有超乎富貴之志依稀乎顏闔而陋子貢矣無惡乎言不可怨不自勝也重傷者知不自勝已不順神是有傷也強於抑遏是加傷也隱處巖穴雖寒素者亦不易安況豢養素厚者故曰雖與能自勝未同亦知內外之辨矣

【義疏】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音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強抑閼或連神爲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強閼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從樂以爲道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弗閼者也原其本意蓋謂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爲難能若過閼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已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爲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墮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國強兵爲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牟比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爲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慘。

參誤顏色甚憔。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比

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踞魚乙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或作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通義】藜羹不摻有菜無米也於丘其幸乎危亡之難人生不可試習以自考今得遇此厄

則常言死生無變於已者我得身親見之其卓然與大化爲徒者不成空言矣貧賤憂戚玉女於成非幸乎此亦承上章意

義海 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栢臨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爲幸夫子復琴而弦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德當是得許由共伯之自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論獨膚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

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一作洞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

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通義 此與前子州支父支伯善卷太王亶父王子搜之逃位子華子論隨珠彈雀章大意相同彼言愛生此言避辱愛生者所欲有甚於生避辱者所惡有甚於死也末於夷齊論

其苟可得已則必不然可見無擇卞隨瞀光之自沉皆得已者所謂是皆已甚也

義深 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下爲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泠邪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爲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爲方銳卞隨瞀光無爲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猶適越而北其轅也後得伊尹成伐桀之功歸而讓卞隨隨非特不受而已又恥其見汚而投稠水洎讓瞀光瞀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二子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厲頹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之議卞隨瞀光稠水瀘水之事蓋言其避之極存而勿論可也夷齊棄君往觀於岐

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爲聖人垠共樂無爲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祀不祈福社稷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覬望也則治國以無爲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於已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遺將自利則視人猶已物得其平今周見敝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汚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及身患也節行之斷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已而有足以障頹波興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闇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所謂敝德衰故周滅之也

指兵總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較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彼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已殉物者才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托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邪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者避之無所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

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於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者此實以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太故邪。

沮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

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遺義】此反上章之意形容自暴自棄者之情狀背棄天命聖言而縱欲敗度者所謂小人之中庸也謂武爲後世滅絕決非先秦之文矣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絕不類莊周口氣亦不知孔子之爲孔子也

【義法】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纏暫爲沴氣侵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爲對形迹之著以爲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趙文王三劒義同詳跖之所言雖出於強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覩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

按注不可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畧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一樞户義當是樞苦鉤切伎木之觀取嫩木皮以爲冠撻夜撻腋之衣大袂襌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離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獲誤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

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滕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通義 此亦上章之意而以無約折衷之也擬名滿苟得言滿其苟得之心他不恤也無約者以至無至約爲指的也小人殉財以下擬爲無約之言匡子不見父謂上世之所傳決非孟子同時矣其曰殉天從天相爲天極將棄而天不過與時消息執圓機徘徊於道而枉直是非任其自適而已

義疏 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出中出行見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

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爲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爲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爲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干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爲是若不以名利爲意而反求諸心則爲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立論干張孔干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臧獲恥稱桀紂卿相不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爲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千之論不決故苟得爭與訟於無約小人殉財至章末皆無約之詞謂二千皆殉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志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偏成其真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俳徊而不夫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反殫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

也比干剖心以下係指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爲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暗殃惟患而不悟也悲夫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爲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

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此上下有脫誤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嗛

恕滿

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背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

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通義】此破盜跖滿苟得之意掮名無足知和而復結以觀之名求之利之爲惑也言世無足爲之事惟知和之以天倪是也

【音注】無足躭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爲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躭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計患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賈患遠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議持名苦體無異病阨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爲福有餘爲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爲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爲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也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侅音該奇侅非常馮音憑憤畜

不通也熙同焦樓跖窗牖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褚氏總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揚已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爲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訾聖不典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爲是論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爲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爲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

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喪眞背理而遠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興名就利以安體樂意爲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爲命而免轉徙塡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爲害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郿塢金谷之覆轍可鑒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密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illegible]無爲清淨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illegible]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illegible]

濁俗之心與孔孟無殊[illegible]

卷九終